



## 90岁抗战老兵贺旺

# 经历血雨腥风 赤手生擒日本兵

□本报记者 高红侠/文 李英平/图

8月7日上午,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,记者一行驱车来到郟县安良镇狮西村贺旺老人的家里。三间低矮的土坯瓦房,屋里、院子里都堆满了废品,这就是90岁的贺旺和他84岁的老伴儿陈春枝的栖身之处。

这位曾经参加过常德会战、长衡会战等战役的抗战老兵,曾在战场与日本鬼子对抗,只身俘虏日本兵。他身上永久性的3处伤疤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。

### 顶替别人被抓壮丁

记者眼前的贺旺须发皆白,但看起来精神十足,虽然在战场上双耳被震得几乎丧失听力,但说起话来慢条斯理,思路清晰。

由于贺旺年事已高,再加上听力欠佳,只好由他的长孙女贺小会帮忙出面沟通。贺旺自称1925年农历腊月出生在安良镇一个普通农家。1940年,他15岁,由于家境贫寒,他顶替同村的富裕户张金木(音)被抓壮丁。“那时候富户可以交兵费,不去当兵,穷人没办法只好被抓壮丁。”

“只记得先把俺和其他人带到白庙乡联络处,住几天后,带到了郟县县城。那时候他们怕我们跑了,用绳子把八九个人拴一串儿。”贺旺说,他被抓壮丁后,随着大部队行军经许昌、洛阳,到三门峡后,经过简单的挑选,贺旺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10师25团三营小炮排。到部队登记时,他自己改名为贺天翔。“当时俺也没多想,只觉得这个名字好听。”贺旺孩童般地笑着说,那时候他年龄小,刚到部队换衣服时,把子弹袋都戴反了,营长看见了也没说啥。

### 生病掉队 被另一部队收编

经过短时间的休整,贺旺和他所在的部队一路西行,经过陕西、四川等地。在四川境内,贺旺和另一名战友因生病掉队,被四川师管区的工作人员“捡到”,后又编入国民革命军第44军150师辎重营二连,成为一名步兵。“那时候用骡子驮着迫击炮,大冬天连夜赶路,翻过无数座山蹚过无数条河,到现在俺的腿一到冬天还木木的。”贺旺说,有时候他和其他战士白天行军,晚上就住在路边,每天天不亮就又出发了。

1943年11月,随着常德会战爆发,贺旺被推上了抗日前线,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常德会战的师长叫许国璋,在战斗中牺牲后,师长由赵璧光接任。

当时日军为阻止中国军队继续从第6、第9战区抽调部队加入滇缅方向,遂发起常德会战。贺旺所在的第44军根据部署,开赴涪



贺旺的右手中弹负伤,在手指上留下了深深的疤痕

庭湖以北的南县、安乡、津市、澧县地区布防。

同年11月2日,日军5个师团向第6战区担任守备的第10集团军、第29集团军等部发动进攻。当日军主力尚未进抵第150师虎渡河防区时,师长许国璋就指挥所部伏击日军正在侦查骚扰的小汽艇分队,并缴获汽艇3艘及其他各种军用物资。此后,许国璋率队自虎渡河向南县、安乡、津市且战且退,逐次抵抗。

11月10日凌晨,日军第

116师团的前卫部队一度突入津市,与第150师部署在此的一个营发生激战。为保该据点不失,许国璋亲率一个团前往增援,在经过激烈的肉搏战后,成功将日军击退。

此次会战,国民革命军44军150师在南县、安乡一线迟滞敌人、辗转作战20余日,伤亡惨重。11月20日,许国璋师长在常德会战中因伤情严重,自戕殉国。时任副师长的赵璧光继任150师师长,带领余部将领继续作战。

### 战场上耳朵被震聋 身上留下三处伤疤

“你们看,俺的耳聋和身上这些伤都是那时候留下来的。”贺旺伸出右手无名指,记者看到,他的右手无名指指甲旁边的指腹缺失一小块;脖子和背上有两个核桃大小的伤疤。

“手指头的伤是在茶陵打仗时留下来的。”贺旺说,1944年,他随部队在湖南省茶陵一带与日军作战,“我只记得军长是王泽浚。”

记者查阅史料获悉,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,王泽浚任44军中将军长,他指挥150师、161师和162师,在湖南湘阴、浏阳、茶陵、攸县、安仁地区与日寇作战年余,生俘日寇中尉队长渡边信雄等官兵20余人,歼敌3000余人,缴获日寇武器装备300余件及战马100余匹。在自身伤亡惨重的情况下,仍率残部堵击向江

西永兴地区进犯的日寇,完成了保卫遂川空军基地的任务。

据贺旺回忆,战场上敌机在头顶乱飞,下边的枪嗖嗖地响。在一场战斗中,他拿着枪正与日本鬼子交战时,不知何时天空中一架敌机上扔下来的炮弹在他身边爆炸,“那时候只觉得一下子啥都听不见了。”后来,他才知道自己的双耳就是那次被震聋的。

在一次激战中,一颗子弹正好打在贺旺的背上,背上背的行军包顿时燃烧起来,他急忙滚到旁边的水沟里灭火。虽然自己没有受伤,但背包里的刀面被打了一个坑儿。“幸亏我命大,背上背得刀救了我一命。”原来,贺旺当时背上背着一个行军包,日军射击的子弹正好打在包内的刀片上,弹片四处飞溅,他的背部被弹片击伤。



贺旺后脑勺上的这块疤痕,显示他曾与死神擦肩而过

### 赤手生擒日本兵 从死人堆里救出两名重伤员

由于贺旺年事已高,再加上记忆不连贯,叙述得断断续续,有一些战斗的细节还记得,但是战斗具体是在哪里发生已经记不清了。他回忆道,在一次对日作战后,他和战友在打扫战场时意外发现一名20多岁的日本兵。“我跑上前一脚就把他踹翻了。”贺旺说,可能对方没有经过特训,他很快将对方制服,并将其捆绑起来交给部队。“这回俺因为抓个日本兵立了大功,后来被调到后方。”贺旺说,当时部队还奖给他一枚

勋章。记者表示想看下一勋章,贺旺笑着说:“从部队回来后又搬了恁多次家,早就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。”

贺旺说,在一次战役后,他意外发现两名即将被掩埋的重伤员,就将两人救了出来。“一个是郟县白庙乡的老乡,一个是四川的王少本(音)。”后来,被救的那位老乡解放后到许昌工作,几年前去世,每年其家人回到郟县老家祭祀时还经常来看望他。“看着同年龄的人都不在了,自己还活着比啥都强。”贺旺感慨道。

### 抗战胜利后解甲归田

抗战胜利后,思乡心切的贺旺从部队回到郟县老家,成为一名石匠,靠给别人凿制石磨为生。“一天能挣两块钱,除了交兵费还剩点儿。”贺旺说,1947年,他和陈春枝结婚,由于一些原因他们终身未能生育,抱养了一子一女,养子和养女现在都已60多岁了,贺旺夫妻俩如今儿孙绕膝,尽享天伦之乐。

“孩子们待俺俩可好哩,吃的喝的啥都给买。”贺旺说,为了生活方便,他们老两口没有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。平时有空时,他会和老伴儿捡些废品来补贴家用。

39岁的贺小会告诉记者,她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,爷爷经常给她讲年轻时打仗的故事,“每次想到爷爷打过老日,就感到

特别自豪。”爷爷奶奶现在年事已高,再加上身体也不算太好,爷爷的事迹能得到大家的认可,全家人都替爷爷感到高兴。

贺小会说,平时,不时有一些爱心企业或爱心人士来看望爷爷,有时候还会送来一些慰问金和慰问品。“这不,前段时间他们送了视频机,还有两万元的慰问金呢!”现在爷爷每月有160多元的低保金和60岁以上老人补助款。

随后,记者从关爱抗战老兵平顶山群负责人处得知,志愿者了解到贺旺家的贫困境况后,通过募捐基金会为他申请到每月800元钱的救助金。他表示,希望通过努力,尽量让像贺旺这样的抗战老兵晚年生活有保障。